

木 棉 | 獎 等 優

春子夫人想著她應該自己去買花。

那個時候，張家的老使用人正將晚飯前的熱茶送到春子夫人手邊，而且發出了小小的驚嘆。

「這一天可是有什麼好事情？」

「爲什麼這麼問呢？」

「大夫人滿臉笑容，一定有什麼好事情。」

對於老使用人花婆的冒失，春子夫人微微點頭說，「通往南洋的貨船總算可以啓航了，不是值得開心的事情嗎？」隨後從桃花心木的書桌上端起熱茶小口啜飲，一眼也再沒有看向花婆，任由老使用人在旁邊聲讚嘆皇軍每戰必捷、天佑皇國。

那個時候是昭和十七年，舊曆年穀雨節氣剛剛過去，暮春的落日將書房染成茜草色，春子夫人心頭掛著明天日頭升起要前往艋舺龍山寺的念頭。

如果不是懷抱著這個念頭，春子夫人或許不會在夢裡嗅聞得白花茉莉的香氣。

那個深夜，春子夫人將張家內外事務料理完畢，兒女以及丈夫的妾室依照規矩先後過來問安，最後是家裡的使用人們，並且爲春子夫人熄去了書房的牛奶玻璃燈。

同樣的黑暗夜色裡，春子夫人陷入柔軟的床鋪與蕾絲刺繡的羽毛被。丈夫遠赴內地並不是春子夫人獨睡的理由，三年前張家迎接妾室入門，彼時春子夫人和丈夫分房的日子便已經數不清了。夫人與妾室初見，春子夫人只有交付一件事，「其他都不必理會，唯有請您好好的陪伴老爺。」爲此妾室那張年輕的臉龐飛起紅雲，將頭低在胸口。

妾室慧珠出身良好，擁有寄予雙親心願的好聽名字，是第三高女的畢業生，女學生時代曾隨父親前來張家作客，兩條髮辮垂在胸前。相比慧珠入門後剪燙爲摩登的短髮，春子夫人反而欣賞慧珠女學生時代的清純模樣，畢竟那兩條髮辮不是可愛多了嘛。

春子夫人睡裡夢裡，彷彿看見第三高女的音樂教室，坐在鋼琴前演奏的少女綁著一樣的兩條髮辮，靠近時有白花茉莉的香氣。髮辮少女從鋼琴裡抬起頭來，嘴角邊泛起調皮的微笑。「春子同學有沒有想過，木棉的花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春子夫人心想，見到這個人的笑臉，真不知道隔了多久時日呢。

一

說來那是春子夫人女學生時代的事情。

不會記錯，那一年是大正十二年，西洋曆法等於是一九二三年。前一年入學之際，正值田健治郎總督頒布施行第二次臺灣教育令，推動日臺共學，女學校便從「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更名「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修業年限自三年延爲四年。無論是臺北女高，或者臺北第三高女，無論是大正十二年或者西曆一九二三年，時年十七歲的春子可以確知的，只有那是個世界齒輪正在急速轉動的大正時代。

春子也果斷搭乘上自由民主之風，孤身遠從臺中州烏日庄奔赴臺北州臺北城。臺北城裡的同學有人取笑說烏日庄是多麼偏僻的鄉下，意想不到居然也有公學校的畢業生呢，其實春子出身縱貫鐵路臺中線王田車站一帶，是那裡世居的楊氏望族之後。楊氏家族及早響應女性

楊双子，本名楊若慈，一九八四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三十歲與妹妹若暉死別。曾以若慈、淺色貓為筆名寫作，楊双子原為雙胞胎共用筆名，真正啓用時僅餘姊姊一人。楊双子所寫一切，都獻給若暉。

楊双子

放足，走在潮流的前端，才會孕育這樣的春子。

每到長假，春子褪下別有校徽的制服，換一襲英國洋裝，頭戴綴有緞帶的麥桿女帽，連鮑伯式的短髮也比女學校的許多同學更像都市少女。躍身馳往臺中州的蒸汽火車，透過車窗看見早晨薄霧籠罩山巒與河川，正午驕陽照亮水田與香蕉園，以及間或閃逝的城鎮景色，春子不覺凝望陶醉。世間萬物如同蒸汽火車全速前進，臺北車站與臺中車站只有三個半鐘頭的距離，不由得深感誕生在大正時代是多麼的幸福啊。

由於春子自得其樂的養晦性格，直到一年級即將結束的第三學期，學寮寮友與同班同學都僅有泛泛之交，既沒有交惡的對象，也沒有篤厚的摯友。要說到春子曾經多瞧一眼的人，只有弓道課射箭永遠脫靶，卻在弓道老師面前也不改笑臉的明霞同學，因為那位笨拙的人，音樂課裡竟然能夠使用同樣的那雙手演奏美妙的鋼琴樂曲。

內地人稱爲春彼岸的春分時節，以春季皇靈祭之名舉國休假，學生們也進入了晉級之間的春假。放假之前，一年級的學生們在教師帶領下仔細清潔校舍，長長的走廊上明霞同學攀談：「聽說春子同學是臺中州人士？」春子淡淡回應說是。「什麼時間啓程返回家鄉呢？」明霞同學追問著。春子疑惑說：「明霞同學問這些要做什么呢？」對方笑起來，眼睛裡有光芒熠熠：「回家的那一天，請讓我爲春子同學送行吧！」

春子以爲那是玩笑話，清晨的學寮寮庭外頭卻等候著明霞同學家裡的黑色轎車，一路將她送到臺北車站。離別的時候，明霞同學將白花茉莉簪在春子的帽緣，笑說：「未來的日子裡，如果短暫的假期無處可去，春子同學不妨到我家走走。」

這又不是玩笑話呢？白花茉莉的香氣鑽入春子的肺腑，一時間無法回應。就是那個時候，明霞同學好像同時心有所感，緊接著說了這樣的話：

「啊，春子同學有沒有想過，木棉的花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春子沒有想過這種事情。

所謂的木棉，樹幹筆直，比臺北城最高的洋樓都要來得挺拔，烽火色彩的花朵早春綻放，盛放極致以後花朵連著花萼墜落，在地面上發出果決的聲響。由於是熱帶樹種，內地人或許因爲欣賞那獨特的身姿而讚嘆，可是習以爲常的本島人春子，倘若沒有明霞同學這個奇怪的問題，連木棉在臺中州生長得比臺北城更加繁茂紅豔的這件事也不會覺察。

什麼樣的人會去嗅聞木棉的花呢？這個小小的疑問像是木棉的花從枝頭墜落，在春子心底發出聲響。

一年級升上二年級的短暫春假結束，春子看見明霞同學等候在學寮寮庭門口，竟然毫不意外。

「如果明霞同學沒有出現，這個就不知道怎麼處理才好了。」

春子從藍染印花束口袋裡取出橙紅的木棉花。特意在早晨揀選形狀完好、擦拭花瓣上的露水與泥土，像是珍藏寶物那樣一路隨著蒸汽火車抵達臺北城的木棉花，如果沒有可以收下它的人，春子也只能將花朵跟情意一併丟棄。

可是明霞同學等候在寮庭，微笑收下花朵。

「下次讓我送花給春子同學吧，山茶花如何？」
春子說好。

明霞同學追著話說：「山茶跟木棉的花都是整朵落下，是斷頭花呢，那樣毫無迷惘的姿態不是很美麗嗎？」

春子這個時候才笑起來，覺得眼前這個少女是個多麼奇怪的人啊。

二年級第一個學期，至關重要的大事只有一件，就是裕仁皇太子行啓臺灣。四月中旬到下旬期間，第三高女是皇太子巡視本島的其中一個地點。校園浮動嚴肅與亢奮交錯的氣氛，修身課的教師毫不厭倦地叮嚀制服必須維持整潔，長髮紮辮絕對不可凌亂，務必擦拭皮鞋上的塵埃，奉迎前兩日的飲食避免董腥……。儘管做到這種地步，春子聽說皇太子來訪第三高女，不過一刻鐘到兩刻鐘左右，換作國際時間量度單位，是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的短暫時間罷了。

短暫的時間裡，學校安排學生演奏鋼琴。雖說風琴是必修的藝能，可是能夠進階彈奏鋼琴的是更優秀的少數同學，音樂課教師再三討論、費盡心力才選出一年級的廖學妹和二年級的明霞同學。詳盡的說，廖學妹入學不久，安排為候補人選，脫穎的正選是明霞同學。

「如果沒有指定曲，真想要演奏貝多芬或蕭邦。」明霞同學私下說著這種孩子氣的話，春子回應以相符的笑語：「可是我喜歡巴哈。」明霞同學把臉皺起來說：「我最討厭巴哈，演奏那樣單調的曲子太痛苦了。」

說話間，明霞同學伸出雙手，輕快地在空中彈奏無形的琴鍵。春子微笑凝望著明霞同學的手指。

皇太子行啓第三高女的行程敲定在四月二十六日下午。這個消息傳來，即使是自制優雅的第三高女學生們也無法按捺躁動之情，每到校工搖起下課鈴聲，便群聚談論奉迎的細節，好像早一秒鐘也好那樣的亟欲親眼一睹皇太子的風采。

春子正是在那天放學返回學寮的路上，從寮友們的耳語裡聽見明霞同學手指扭傷、不得不出退奉迎行列的消息。

「如此一來演奏者就是廖學妹了」、「那廖學妹歡喜得哭了呢」，寮友們這麼說著：「那麼另外一位，那位張同學想必很傷心吧。」

那個時候，連春子也沒有立刻覺知自己內心的感受，回過神來已經脫離寮友們的行列，返身回到上課的校舍。明霞同學居住在永樂町，由於學校規定不許搭乘交通工具，只能每天步行上學，放學後總會早早回家。站在無人的長廊上春子不禁自問，是什麼樣的衝動讓她喪失思考能力，連這種事情都拋到腦後。

答案尚未釐清，隱隱有鋼琴樂聲傳來，猶如神秘的召喚。

春子屏息聆聽，輕易辨識曲目是巴哈十二平均律曲集C大調前奏曲的第一首。那是音樂課教師作為教材，教導修課學生聆聽音樂旋律的學習曲目。真正能夠演奏並且一個音符也不出錯的人，春子認識的只有一個。

抵達音樂教室並且越過格子窗戶看進去，坐在平型三腳演奏鋼琴前面、閉著眼睛也毫不

費勁的彈奏者，果然是明霞同學。春子站在門後，由於紊亂衝突的內心而無法動彈。簡直是諷刺春子沒有辦法移動的雙腳，門裡那端的鋼琴音符銜接音符，有如流水清澈而明快，有如珠玉落地，一個一個敲在春子的胸坎。

這種時候完美地演奏著「最討厭的巴哈」的樂曲，究竟要質問哪一點才好？如果進去揭穿謊言，明霞同學是不是會像射箭脫靶也不以為羞恥，露出那頑皮的笑容？春子無從知道答案，或者毋寧說是害怕明霞同學的答案，從而深感遭受朋友的背叛。啊，因為皇太子親臨而怯場，因為怯場而說謊的明霞同學，怎麼可以繼續與之為伍呢！

短曲走到尾聲而琴聲歇止的時候，春子從那裡逃走了。

二

皇太子行啓前夕，臺北城內城外都充滿奇妙的活力，這一瞬熱鬧，下一瞬肅穆。即使無從得知其他城市的樣貌，春子也能想像，那就像是整座臺灣島嶼都長著跳蚤，為求搔癢而手舞足蹈。

這種輕慢的話語不可能對任何人說出口吧。春子心想，而且長了跳蚤的人其實是自己也說不定。每當看見明霞同學，就會渾身不自在而轉頭迴避，任由明霞同學從後喊著「春子同學」。

看不見的跳蚤嚙咬著春子。

國語課的教師說了這樣的事，皇太子行啓期間，總督官邸搖身一變成爲御泊所，可以說

是得償所願吧！因為大正天皇登基後改建的當今臺灣總督官邸，最初便是希冀用以奉迎皇室成員，才會有這樣繁複華麗的巴洛克樣式。同學們興起相互壯膽的念頭，放學後眾人攜手前往一窺堂奧……話雖如此，實際上不可能進入參觀，不過是到官邸外圍的草坪散步，借此看看氣勢恢弘的總督官邸。

從第三高女出發，進入臺北城，到達總督官邸大約是二十町的路程，等於是萬國公制的兩公里左右。無論是二十町或者兩公里，春子深切知道的只有自己遭受無形跳蚤所苦的心情。由於結伴同行而無從迴避，春子與明霞同學併著肩膀走了誰也沒有說話的二十町。

那是對春子來說無比漫長的二十町。前一個片刻想著，如果明霞同學開口說「請寬恕我的懦弱」，坦率地承認錯誤，那麼就原諒她吧。這一個片刻又想著，不知名譽為何物的明霞同學，即便此時懺悔，如何確保不是敷衍呢？片刻與片刻的夾縫之中，春子心裡閃逝著碎如星光的罪惡感，如果明霞同學有她的苦衷，獲得這樣的對待豈不是太可憐了嗎？可是那樣精湛的演奏，又怎麼會是手指受傷的人所為？

終於皮鞋踏上總督官邸庭院柔軟的草皮，同學們的細語如林葉風動嘩嘩，說著如果能看看裡頭的水晶吊燈該有多好，那裡的窗簾是不是蕾絲織品呀。

「春子同學討厭我嗎？」

在那些細語裡只有明霞同學的聲音像是霹靂一樣清晰，春子不禁看向身側的明霞同學。

「可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居然說出這種話，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噢？我完全不明白春子同學的意思。」
明霞同學面露困惑，顯出無辜的模樣。

這是春子未曾想像過的反應，可是即使如此，春子也不願意因此當眾拆穿朋友的謊言，只好抿直嘴唇什麼也不說了。明霞同學卻收起平常的笑臉，豎著眉毛執意地追問：「一個字也好，請您告訴我吧。」

兩人的小小紛爭引起周邊同學的留意，終於春子不得不對同學們領首行禮，提早離開現場。

「楊春泥！」明霞同學發出一聲高喊。

春子嚇怔了，旁邊的同學們全部安靜下來。

那是春子的本名。對任何人來說，這樣連名帶姓、未加敬稱的呼喊，都是無禮的冒犯。

這一聲喊叫，好像突如其來的大雨打落花朵，將眾人的興致全部澆懣，甚至引起巡邏總督官邸周邊的警手關注的眺望，女同學們只好倉皇地原地解散了。

可是，春子沒有擺脫明霞同學。

疾走不出一町，春子在穿越新公園的路途上，遭到明霞同學的攔截。

「明霞同學太輕率了，那種唐突的行為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如果不這麼做，您不會跟我說話的吧？」

明霞同學以明亮的眼睛注視春子，那份執意讓春子軟化了。

「好吧，請問明霞同學為什麼拒絕奉迎演奏？」

「什麼？只是因為這件事嗎？」

「請不要如此輕佻，臨陣脫逃應該是皇國女子深感可恥的事情。」

「並不是臨陣脫逃呀！那位廖學妹成爲候補以後，據說家人想要從臺南州入城來看看她演奏呢。我家裡的人還不知道，所以沒有關係。而且如果想要彈琴，我在家就能每天彈奏鋼琴了。」

明霞同學語帶輕鬆地說了這樣的話，春子卻沒有折服於這份捨己爲人的高貴情操。

「這種同情對廖學妹來說，難道不是一種侮辱嗎？擅自推卻師長交付的責任與榮譽，不是看輕師長的託付嗎？」春子直言說道，斷然地指出錯誤。

明霞同學受到嚴厲的批評而無法言語，最後垂下頭顱，任由兩條髮辮輕輕晃蕩。可是，春子伸手握起了明霞同學的雙手。

「明霞同學應該不知道吧，正是您令人欽佩的寬闊心胸，辜負了像我這樣忠誠的聽眾。現在回想起來，儘管您說家裡可以盡情彈琴，那天卻在音樂教室彈奏最討厭的巴哈不是嗎？如果不知道原由，豈不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您苦悶的心情了？」

春子這番表達同情的話語，令明霞同學握緊了兩人交錯的雙手，從陰影裡抬起來的臉龐綻放出真摯的光采。

「啊，真不知道怎麼表達我內心的感謝。畢竟做出那種決定以後，卻覺得很不甘心呢！可是春子同學一番話就將我的苦惱一掃而空了。」

「什麼嘛，真是傻瓜。」

「可是現在這樣也很好喔，仰賴這份苦悶的心情，我第一次覺得巴哈也不是那麼令人討厭了呢。」

說出這樣的話的明霞同學，嘴角邊泛起了可愛的微笑。

就是那個時候，春子彷彿聞到花的香氣。

不是木棉花，而是白花茉莉的香氣。因為那樣的花香，堵在春子胸口裡的隔閡，宛如受到春天溫暖氣息所融化的山頭積雪，一點不剩的消失了。

三

「我們家的田嗎？大約是從那棵老茄苳開始，一直到大肚山的南面。」

「有這麼遼闊呀！」

「並沒有您想像中那樣遼闊，家裡帳上寫著大約五十甲，等於是四十八公頃左右吧。明霞同學家裡的茶園，不是應該比這裡還要遼闊嗎？」

「我們家的茶園，一半都是內地人中村先生的。我沒有看著茶園長大，可是這些水田是陪伴春子同學成長的景色吧，想到這裡，就覺得眼前的一切是多麼親切可愛啊……」

明霞同學的聲音充滿感情，春子也不覺面露微笑。

早春清晨的水田有薄薄的青色霧靄，一路延伸到山巒的下方。田裡佃農的孩子們輪流踏著水車，遠遠地傳來笑聲。水圳邊刺桐的紅花和苦楝的紫花，正在吐露小巧的花蕊，而相思樹一片新綠。兩名少女繞著田地及水圳走長長的路，晨霧，流水，泥土，堆肥，水牛以及花

樹的氣味，此時是無限溫柔的氣味。春子心想身邊的這個人是否感受到同樣的溫柔與幸福呢？

升上三年級的春假，明霞同學首次跟隨春子搭乘蒸汽火車，造訪臺中州的楊家四合院。

楊家並不是派遣使用人，而是由使用人的頭領負責接待，以漆黑發亮的轎車載著春子與她珍視的朋友四處遊歷，到大肚山的高爾夫球場揮舞球桿，在山頭欣賞大肚溪奔流入海。山頭夕照，海水有粼粼波光，明霞同學說著在我們大稻埕可看不見這樣的美景呢，春子望著晚霞底下那張紅彤彤的臉龐，微笑說那得去大屯山吧，去觀音山呀。明霞同學就笑起來說我們一起去吧，眼睛裡盈滿光采。

如同皇國正式推行萬國公制取代尺貫法的度量衡新制，這個世界全速走在改頭換面的路徑上。春子的家庭，明霞同學的家庭，分別以各自的方法面對世界潮流。本島是有這樣的說法，北部之茶，中部之米，南部之蔗，確實臺中州的楊家除了幾甲的山林地，土地之上多是稻田，而臺北州的張家在坪林山地擁有廣袤的茶園。農業的臺灣，工業的日本，也有這樣的說法，鄉紳楊家不甘停留在守護土地、出租佃農的舊慣，而是投注資金開設精米所，茶商張家也是拚命拓展事業版圖，意圖將更多的茶葉銷往南洋，想方設法跟隨國際的新的浪潮。

這個世界的許多國家，如同齒輪共構而全力奔馳的龐大機器，沒有一天停止運轉。春子像是喜歡蒸汽火車那樣喜歡著這個世界，可是有的時候也會感覺相比繁華的臺北城，質樸的烏日庄不是同樣美好動人的嗎？

瀾漫水田的霧靄在太陽升起以後悄悄散去，春子與明霞同學依然併著肩膀緩慢走路。不只二十町，或許是四十町，或許六十町，那就是四公里或者六公里了。無論是哪個都好，春

子胸口裡面充滿前所未有的甜美感觸，連本人都沒有覺察裡頭有個霧靄般飄渺的願望，期盼這條小路可以走到生命的盡頭。

上課期間的禮拜日休假，春子也造訪明霞同學的家。

楊家是赤紅磚砌的四合院，張家是灰白洗石子的洋式樓房。如同屋舍迥異那樣，明霞同學與春子的家庭樣貌截然不同。

春子成長在三代同堂的四合院，招贅的祖母膝下兩個兒子，長男就是春子的父親。春子是這個家庭的長孫女，祖母彼時疼愛地說如果只有這個女孩，就讓她招個聰明英俊的夫婿好了。因為祖母的次男，也就是春子的叔父繼承祖父的姓氏，有朝一日會分家獨自生活的緣故，而且叔父也只有兩個女兒。

要是繼承家業，春子不會讓手足相親的父親與叔父分家生活，畢竟兩個堂妹也是她視為親生姊妹般可愛的妹妹。不過，春子五歲那一年，弟弟惠風作為這個家族的繼承人誕生了，是個如同名字一樣柔和善良的男孩。春子入學前的大正十年，母親又誕下妹妹雪泥，作為老來女而帶來歡笑，春子喜悅楊家的和美，不能繼承家業也毫無芥蒂。

明霞同學家是另外一種景象，所謂的商家氣概大約都像這樣朝氣勃發的吧。明霞同學的父親早年隻身奔赴大稻埕，冒險投資而歷經財產暴起暴落的許多日子，直到獲得內地人中村先生青睞，合夥經營茶葉事業，開始過上安定的富戶生活，那時才從故鄉接來元配與獨子，洋樓落成的同時生下了獨女。兒子命名新朝，女兒命名明霞，令人深知張家老爺對新時代的

厚望。依仗這樣的父親，明霞同學得以度過隨心所欲的少女生活，假日早起床彈奏鋼琴擾人清夢，家人們只是揉著眼睛笑說彈得真好聽呀。

春子拜訪張家的許多個禮拜日，明霞同學央請兄長新朝先生撥冗陪伴，帶領她們前往圓山動物園、新公園和水源地，去張家的坪林茶園，去溪流邊釣魚，也每一次都請新朝先生以珍藏的美國柯達相機為她們拍攝寫真。大正十四年，升上四年級的那個春假，張家買入一輛哈雷摩托車，明霞同學迫不及待邀請春子到家裡試駕，像是這樣毫無保留地對待摯友，這份心意令春子深受感動。

也是那個春假，春子與明霞同學特意入城，如同其他富有的少女友伴那樣，為了留下紀念而到寫真館拍攝相片。絲綢的洋裝，錦織的和服，棉布的臺灣衫，人造絲的水手服，衣服一件換過一件，緞帶、蝴蝶結和禮帽一樣換過一樣，寫場的燈光閃了又閃。

最後換上的是少年裝束，鴨舌帽、小領結，黑色皮鞋和白色手套，明霞同學搶著在春子嘴唇上方畫出俏皮的仁丹翹鬚，春子攬鏡一看，咬著嘴唇笑起來，可是沒有來得及生氣，明霞同學執起春子的手，低聲的緩慢的說：「For many months I have considered her as one of the handsomest women of my acquaintance.」

因為說得那樣自然流暢，春子要經過幾秒鐘才反應過來，原來明霞同學說的並不是國語呀。又要經過幾秒，春子想通那句話的涵義而臉頰滾燙——這許多個月以來，我已經認定她是我所認識的、最美的一個女人——出自英國作家珍奧斯丁的小說《傲慢與偏見》，是男主角達西先生對女主角伊莉莎白小姐所做出的評價。

伊莉莎白小姐並沒有聽見達西先生的這番表白。如果當面聽見的話，春子想著伊莉莎白小姐是不是出現同我一樣的心情呢？只是達西先生不會像明霞同學一樣調皮吧！如果不是兩人都讀過英語版本的小說，這句對白就會變成純粹惹人害羞的惡作劇了。

「可是，不太對勁呢明霞，畫著鬍子的我應該是達西先生才對。」

「啊，哎呀，沒有關係的，春子是畫著假鬍子的伊莉莎白小姐，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妳就是沒有鬍鬚的達西先生了是嗎？」

「那樣也沒關係的吧！」明霞同學大聲的說。

春子忍不住發出笑聲，明霞同學也隨之綻放笑臉。

寫真館的照相師傅似乎受到感染，笑著為春子與明霞同學拍下了兩人都畫有鬍鬚的相片。

四

「要是能夠一直這樣下去該有多好。」

聽見這句話的時候，春子還以為是自己脫口而出的心聲。

「春子畢業以後就會嫁人了吧？因為是那樣血脈深遠的龐大家族，其實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說不定有著春子的未婚夫呢。」

升上四年級的春假，也就是女學校最後的春假了。春子應邀留宿張家，春假尾聲的某個下午明霞同學忽然說出這樣的話，流露孤獨的眼神。只有那個瞬間，春子生平第一次心想要果可以繼承家業就好了。

春子比明霞同學年長兩歲。本島人就讀的公學校的設立與普及，是近幾年來的事情，內地人就讀的小學校畢業生或許年齡相近，可是以本島人為招生對象的臺北女高、如今的第三高女，同班同學常見兩歲、三歲的差距。春子是明治四十年，明霞同學是明治四十二年出生，來年春天畢業的時候，春子就二十歲了。

儘管說是走在社會前端的女學校畢業生，命運也是不由人的。一般人家的女學校畢業生，可以投身會社事務員、速記員及打字員等等需要學歷的職業，也有人選擇繼續修業，成為公學校的教師，或者助產婦與看護婦。可是，即使明霞同學自我解嘲說是暴發戶的茶商家庭，父親也說寧願送到內地就讀音樂科、家政科打發二十歲結婚以前的少女時光，也不要女兒外出做工。春子那樣鄉紳之家的出身，除了結婚又有什麼道路呢？

那一天，春子與明霞同學肩膀並著肩膀，走了誰也沒有說話的、很長很遠的路。一間等於是一點八二公尺，一丈是三公尺，一町一百零九公尺，一里三千九百二十七公尺，從尺貫法到萬國公制，從本島到內地，從內地到世界，春子與明霞同學此刻心靈相通，想要與身邊這個人一同走到世界的盡頭。直到春子終於發出心聲：「要是能夠一直這樣下去，多好啊！」啊，即使是飛馳的、自由的、民主的大正時代啊。

乍暖還寒的早春清晨，春子看見木棉的花烈烈如烽火。

那是春假的最後一日，張家洋樓的庭園裡頭，木棉的枝幹筆直無葉，花開絕豔，有紅融融的朝霞映照。花樹底下，明霞同學站在那裡。

春子走去為明霞同學披上斗篷的時候，明霞同學的頭髮沾滿點點露珠，眼睛閃動宛如露水的光芒，小聲說著前夜夢裡媽祖娘娘應允，如果接到未落土地的木棉的花朵，心底的願望就能夠實現。

那個願望是什麼呢？春子沒有追問，明霞同學也沒有吐露。
落在地面上的無數木棉花，花朵丹紅宛如鮮血。

五

大正十四年冬天，張家求親楊家，楊家接受婚約。

大正十五年春天，春子畢業返家，冬至前夕出嫁張家。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崩逝，裕仁皇太子繼位，改元昭和。

昭和二年春天，明霞匆促遠嫁東京中村家。

六

「春泥這個名字，是取自漢詩文對嗎？楊家的孩子都是這樣命名的嗎？」

春子夫人想著，是有過這樣的事情沒錯。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這是弟弟惠風。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這是妹妹雪泥。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是春子夫人名字的由來。

「落的是什麼樣的花呢？」

那時候明霞小姐的嘴角泛起微笑說，一定是木棉的花吧。

並蒂花落，毫無迷惘，那樣美麗的斷頭花。

春子夫人心想，已經多久沒有看見這個人的笑臉了？

幽幽的夢裡睡裡，青白色的霧靄裡有血一樣紅的木棉的花。

那是早春的清晨，明霞小姐站立花樹底下，有花朵從枝頭輕輕墜落，在那雙漂亮的手掌裡發出小小的柔軟的聲音。

七

春子夫人是微笑醒來的。

老使用人花婆端來早飯前的熱茶。響應戰爭節約，春子夫人早將家裡上下慣喝的包種茶改成香片茶。春子夫人從桃花心木的書桌上端起熱茶小口啜飲，滿室洋溢著白花茉莉的清香氣味。「今年新開的木棉花拿來製成花茶好了。」春子夫人說。花婆笑著回應說以前的明霞小姐也做過木棉的花茶呢。

「大夫人今天也是好心情呀。」

「是嘛。」

春子夫人想著今年的木棉的花，是不是也花開如焰呢，那會像是四年前松山大空襲的砲彈嗎？

說起一開始，只是報紙上刊載的新聞罷了，昭和十二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三七年，油墨鉛字印刷著「北支事變」的字眼，接著是數不清的「南京攻略戰」。皇國的軍隊在支那屢獲戰功，年底攻陷支那南京城。要到昭和十三年，傳來俄羅斯蘇聯與支那中華民國的軍隊飛行機空襲松山飛行基地的消息，春子夫人以及臺北城內城外的人們才似乎聽見戰爭的腳步聲。

在那之後，戰爭的砲火像是春花一樣滿山遍野地盛開了。昭和十六年底，報紙披露皇軍的「真珠灣攻擊」、「夏威夷海戰」，高呼是皇國在太平洋戰爭的重大勝利。昭和十七年暮春，舊曆年穀雨節氣的前夕，美利堅合眾國做出強硬的復仇回擊，轟炸機的空襲炸彈落在東京、橫濱與神戶。皇國本土首次遭受戰火侵犯，況且是帝都東京，連本島的報紙、雜誌也談論不休。

內地或者本島的人們都像是發狂了一樣，如同身軀爬滿跳蚤那樣手舞足蹈。春子夫人想著這種話可沒有辦法對任何人說出口啊。皇國所引發的戰鬥，以及作為敵人的美利堅合眾國、俄羅斯與中華民國的軍隊，渾身跳蚤的男人們相互跳著華爾茲或探戈的社交舞，看起來豈不是非常愚蠢嗎？

可是，怎麼能夠不對他們心懷感激呢？

那天早晨喝過熱茶，春子夫人坐在鋼琴前，一遍一遍彈奏著巴哈的十二平均律前奏曲第一首，驚起兒女與丈夫的妾室也不以為意，心裡想著早飯後就去買花吧，要到艋舺龍山寺跪

拜媽祖娘娘，訴說內心對戰爭的感謝之情。

明霞小姐與丈夫中村先生住在東京郊區、有著三角屋頂的小洋房，地點遙遠而未蒙空襲損害，中村先生作為溫柔的丈夫，日前請求張家接受明霞小姐攜孩子避難。春子夫人的丈夫當年親自送親，如今也花費心思安排前往內地。就是前一天的傍晚，春子夫人接獲遠從內地搖來的電話，話筒那一端有明霞小姐微笑說話的聲音。

「今年木棉的花，開得怎麼樣呢？」

評審意見／駱以軍

〈木棉〉以昭和年間，臺北女高（如今的中山女高）兩位少女之間，壓抑靜美的情愫，作為一本格小說語境的復古，近乎一世紀前，少女對某種耽美的鏡像對視，戰爭前夕惘惘的威脅，一切恍惚在眼前流動。這是一篇如鏡箱中微細造景，許多背景考據極嚴謹的秀異短篇。情感收斂，只在結尾如波光微微一晃，像以手帕兜金魚。以短篇技藝來說，有極高的藝術性。